

有一天      ?文大傻      圖鄭維真

瀛苑副刊

有一天，我從夢中醒來，流了一身汗，回想夢中情節，卻只有一團黑霧襲來，今夜，是個怎樣的夜呢？

有一天，我從樓頂走下去，一直往下走，身上只隨意披了件睡袍，但夜晚的涼意卻是抵擋不住的。我感到很冷，抬頭往上看，明明是下樓，卻看到冷冷的月亮，懶散地向我投下青青的月光，突然，渾身無力，好像很暈，可是卻睡不安穩，非常不舒服。

有一天，我坐在地上，身旁坐著一個人，但他卻老是對我喵喵叫，我聽不懂他在說什麼，我也不清楚我認不認識他，但我和他保持的距離卻是熟人以內，微妙的5公分，這裡不是捷運，不是那種逼不得已才緊緊相貼的陌生零距離。在廣大的空間內，兩個人維持在5公分以內的熟人距離，稍一動，就可以觸碰到對方溫熱的肢體，感覺呢，也說不上來，而我，也看不清楚他的表情。

有一天，我騎著腳踏車，不知怎地，我很想騎上高速公路，我知道這是一件不可能而且很可笑的事情，但仗著年少輕狂的心，我真的很願意一試，只要有機會……

有一天，我跌到一座森林，森林很濃密，黑壓壓的，很潮濕，遠方好像有動物在跳來跳去，樹葉被弄著沙沙作響，我很好奇，不顧一切的向前走去，居然不怕危險，也許我認為，繼續待在原處也不見得安全吧！所以，我就這麼膽大的向前追逐著那黑影。

它不時會發出細小但尖銳的叫聲，那聲音迴蕩在深廣的森林內，連樹葉也無法穿透，叫聲就在各個潮濕的樹幹上溜滑下來，再反彈到別棵樹上，再反彈，漸漸變成帶有透明感的微弱呻吟，它漸次地傳入我的耳中，騷動我心，我全身的每一個神經都渴望

追尋那神秘聲音的來源。

然後，我跌倒，吃了滿嘴泥，吸血蛭興奮地吸附在我裸露的腳踝上，我甩不開它們，就如同那黑影甩不開我一樣，我也期待見到它。

接下來，那吸引我的聲音不見了，而我，也跟著它走了好長遠的一段路，我不敢回頭，我知道，回頭就只能看見漆黑一片的寂靜森林，但再向前走呢？我也沒有目標可吸引我向前走，重點是，我一個人根本不知道，我走的是不是前方！我是否一直都在同一個地方打轉呢？還是我真的有往前走？我真的是往「前」走嗎？

我突然開始恐懼，絕望地在森林裡大叫，從我體內發出最低沉的吼叫，像隻負傷的野獸在末路裡狂奔，叫完之後，連我自己都被我自己嚇到：原來，我也有這麼獸性的一面。

有一天，我坐在一個咖啡廳內，對面坐了個人，他側臉被陽光照著，白白的，很好看。他點了一支菸，靜靜地抽了起來，他淡淡吐出一口菸，看起來像是個涼菸。

他好像在看我，又好像根本沒在看我地低低說了一段話，但那話卻在瞬間被風吹走了，我不知道是哪兒來的風，或許，是我的思緒飄走了，連帶把他傳給我的话也一併吹到遠方。

我啜飲一口咖啡，喝進去時是熱的，吞進喉卻是涼的！我問他：「怎麼東西都跟眼睛所看到的不一樣？」說出口，我才注意到我問的方式很奇怪。可他只是微微地笑著，他笑起來時，眼睛眯成一條彎月的小縫，堆出眼角迷人的魚尾紋。

「或許，當你不注意它時，那東西就會完整、連貫、表裡如一。」

我迷惑了！

「你在用眼睛看它時，你的心有跟你的眼睛一致嗎？心念所想會使眼睛誤判；眼睛所見會使心念誤信。」

我還想問他，但他卻起身把手上的那支菸丟了，人就離開了。

於是，我也走了。

有一天，我從廁所出來，通過幽深的長廊，黑暗從四面八方向我直撲而來，如蜘蛛網般黏膩地縛住了我的意志，眼睛睜得再大，也·看·不·見！

看不見黑暗裡的浮虛幻象，只能任由黑色的妖精輕挑地逗弄我的神經，光亮忽明忽滅，我像初生的嬰兒痛苦地要往光亮處走去。

明滅不定的光，和我斷斷續續的呼吸在遠方相互呼應。我伸手，要抓住那渺茫的希望；我放手，卻得到更多黑暗！我心想：洗乾淨後，黑又不見得只是個黑了。

然後，我想到那天我所看到的涼菸，其實它也不是涼菸，只是我看到，並感覺它是個涼菸，或者是我告訴自己：它是個涼菸。

物質的形象只有一種，但感覺卻可以分很多種。當我這麼想時，我已走出了黑暗，或者說：是黑暗離開了我。

在清澄的光亮之下，我悄悄懷念起黑暗曾帶給我的痛苦舒適感。

2010/09/27

